



清明时节，雨纷纷，人们纷纷去亲人的思念愈发强烈，而时光不能倒流，生命亦不能重来。连日来，记者走近读者，听他们讲述故人的点点滴滴。

## 战友仿佛还在我们身边

民警范益民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017年11月4日，52岁，生前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，连续工作多日后，晕倒在办公室，去医院检查发现是胰腺癌晚期。

4月3日，天降小雪，在范益民墓前，民警郭志刚用毛巾把墓碑擦了又擦。“范队，我来看你了，清明节好多战友们都要来看你，我提前来帮你打扫打扫。”郭志刚一边打扫一边说。范益民走后，郭志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看望他的老领导、老同事、老战友，陪他唠嗑，和他聊单位的事、家里的事，给他带他爱吃的烙子、羊肉、大白兔奶糖、烧麦、回勺面等。“1996年，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就跟随范队，此后的21年，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，他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”今年41岁的郭志刚说，范队太忙了，从来没有好好休息过。

其实，早在2017年初，范益民的身体就出现了强烈的不适，脸色发黄、发黑，同事都劝他去医院做检查，他嘴上应着，却一次也没有去过。他去世后，同事们都说范队工作起来太拼，一刻也不愿意停下来，而2017年的工作又格外忙碌，重大安保任务一个接着一个，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到第2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，从第二届中蒙博览会到党的十九大安保；各类专项行动也是一个接着一个，打击黄赌毒、清枪治爆、震慑行动……范益民带着治安大队的民警们反复演练、巡查，天放亮才回家休息是常有的事。

民警华俊伟准备清明节去看望范益民，“我们都很想念范队，有时候心里会有一种感觉，仿佛他并没有离开我们，去年年底，我们去北京执勤，在勤务单位的门口，我们看到一个民警的背影特别像范队，可能是我们太想念他了，失去这位战友真是一件特别心痛的事。”华俊伟说，范队在玉泉区公安系统工作了31年，为这片土地的平安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，如今范队走了，战友们将会继续守护。

# 清明时节忆故人

文/本报记者 郝少英 刘惠

## 想回老家给老伴扫扫墓

杨英的老伴埋在了宁夏老家，每年清明，她都想起回老家给老伴扫扫墓，陪他说说话。由于自己年龄大了，身体经不起长途奔波，她就只能在路口默默地祭奠，寄托哀思。

杨英今年65岁，头发白了一大半，腰椎间盘突出总是折磨着她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如果老伴还活着，她的身体不会像现在这样差，她会是一个很精神的老太太，老伴走后的这些年，她过得太累了，老得也太快了。最近这一两年，她才渐渐从悲伤当中走出来。

“儿女们总是说福气都让我享了，我每天吃得好穿的暖，他们的爸爸没福气，一辈子节俭度日，没过一天好日子。”杨英说，她和老伴一起生活了30多年，两人总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想着把钱存起来留着退休以后花，因为担心钱一花完就没有了，没想到老伴55岁就因癌症去世了，还没等到退

休。

“我们唯一的一次旅行是去北京，我们在北京动物园里逛了一天，连一瓶矿泉水都没舍得买。”杨英回忆起过去，觉得当时的想法真是可笑。还有一次，两人坐火车回老家，提前一站下了车，为了省钱两人硬是走着回了家。“我们那会儿也并不穷，就是节俭惯了，舍不得。”杨英后来想，老伴的病也和过度节俭有关，老伴年轻时在外地工作，不舍得花钱吃饭，常年吃开水泡馒头，落下了胃病，先后胃穿孔、胃出血，几次手术下来，身体就垮了。

“老伴去世时，唯一的心愿就是要葬回老家，我帮他吧愿望实现了。”杨英说。老伴去世后，她常常独自伤心，变得不爱与人交往，孤独成了她的生活常态。如今，看到社会越来越进步，物质越来越丰富，她总是念叨，要是老伴还活着该多好。

## 后悔没让父亲吃上饺子

一年桃花又开了，92岁的刘宏荣已经卧病在床3年，但是思路清晰、表达清楚，可腿和手不能动了，唯一的儿子侍奉在侧。这位老人先后目送双亲和丈夫以及3个子女离去，尽管早已看淡生死，可谈起逝去的亲人仍满怀遗憾，最大的愧疚是对父亲临终时的忽视。

刘宏荣出生在河北省一个商人家里，有两个哥哥，家人非常疼爱她，后嫁到邻村的一户人家，早些年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。父亲快走的时候是1960年腊月，家家户户都在闹饥荒，两个哥哥不堪忍受当时的饥饿逃荒到内蒙古，留下了3个孩子和爷爷一起生活，他们经常会往家里邮寄一些羊油、羊肉。

腊月廿八一早，刘宏荣把家人的衣服洗了，用村里生产队分的2斤白面和肉包了一笼饺子，15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小儿子眼巴巴地瞅着下锅。中午，4碗饺子放桌上，很快就被两个孩子一扫而光。这时，有人过来

说父亲病了。她没顾上吃饭，急忙把剩下的饺子包好，打算带给父亲吃，可一回头，看见站在锅台上捞碎饺子吃的小儿子，她心里难受极了，犹豫了一下，就把饺子放下了，匆匆出了门。

走了10里路，进了家门，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闺女，你还没吃饭呢吧？爹给你留了饺子，快趁热吃吧！我们都吃了。”刘宏荣心一酸，眼泪流了出来。或许是太累了，或许是太饿了，刘宏荣端起碗没两下就把饺子给吃光了。看到她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父亲嘱咐她把哥哥从外地捎来的仅有的一点羊肉和羊油也炖上了。后来她才知道，父亲一直饿着肚子等她回家吃饭。

傍晚时分，父亲合上了眼睛，没吃任何东西。

此后的几十年，逢年过节，刘宏荣再也没包过饺子。她经常对儿女唠叨的一句话是：“人都是疼孩子，对父母的心疼不及一半。”

## 陪伴是最好的爱

“我以为，父亲是最坚强的人，我是最孝顺的孩子！我和家人努力寻求医治方式，父亲的身体就会重新好起来！”孙进华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，如今是临终关怀的一名义工。

孙进华说，父亲身患肝癌的两年时间里，多次表示希望放弃治疗，回家静养，可在她的极力推动下，和家人想尽一切办法对父亲进行医治，化疗10次，放疗3次，最终父亲在虚弱中去世，只有65岁。

孙进华很后悔没有尊重父亲的选择，在其临终前，好好地陪伴他，而是寄希望于医治，在过度医疗中送走了父亲。

在孙进华的眼里，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，有病了不吃药不打针，扛一扛就过去了，人也乐观，爱喝酒，喜欢交朋友。

2013年夏，父亲因发烧不退住院，被查出是肺癌晚期。得知真相的父亲明确表示不愿意化疗，但是孙进华发动全家人的力量劝父亲进行正规治疗，刚开始时不惜哄骗说只是输液。“化疗后，父亲开始掉头发、拉肚子。他看着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下来，很是沮丧，还是想放弃治疗，想出去走走！可当时我们所有人都觉得父亲疯了！一次又一次地劝说他。后来父亲不再像之前那样不听话了，而是默默地承受，眼神也渐渐无光了！”孙进华说着说着哭了起来，最后一次去医院化疗，由于阑尾疼痛被迫中止，当时全家人大哭了一场，觉得没救了。

“于是父亲被接回家休养，每天早晨起来后他就到后院看看树，看他的样子感觉很是满足。后来父亲不能下床，滴水不进，我和家人太害怕失去他了，就找医生在家给他输营养液，以维持他的生命，希望他还能好起来。可终因心脏供血不足、全身浮肿，被迫停止了。”孙进华后来觉得，自己没有真正理解父亲的需求，在他生命最后时刻只想着延续生命，而没有想到如何让父亲在有限的的时间里过高质量的生活。

最后一天，她和家人在父亲床前守了一夜，天亮了，连着好几天不能说话的父亲突然对她说：“哎，死难道也要这么难吗？孩子，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可是爸太难受了！”之后，父亲再也没有说过话。按照旧俗，要在人没去世前穿好寿衣，一波一波的折腾，孙进华看见父亲脸色惨白，睁开眼睛挣扎了一下就走了。

多年后，孙进华开始关注临终关怀。她才明白陪伴才是最好的爱，应该尊重病人自己的选择，在临终前他们最需要的是家人的关心、爱护、陪伴以及安静的环境。

